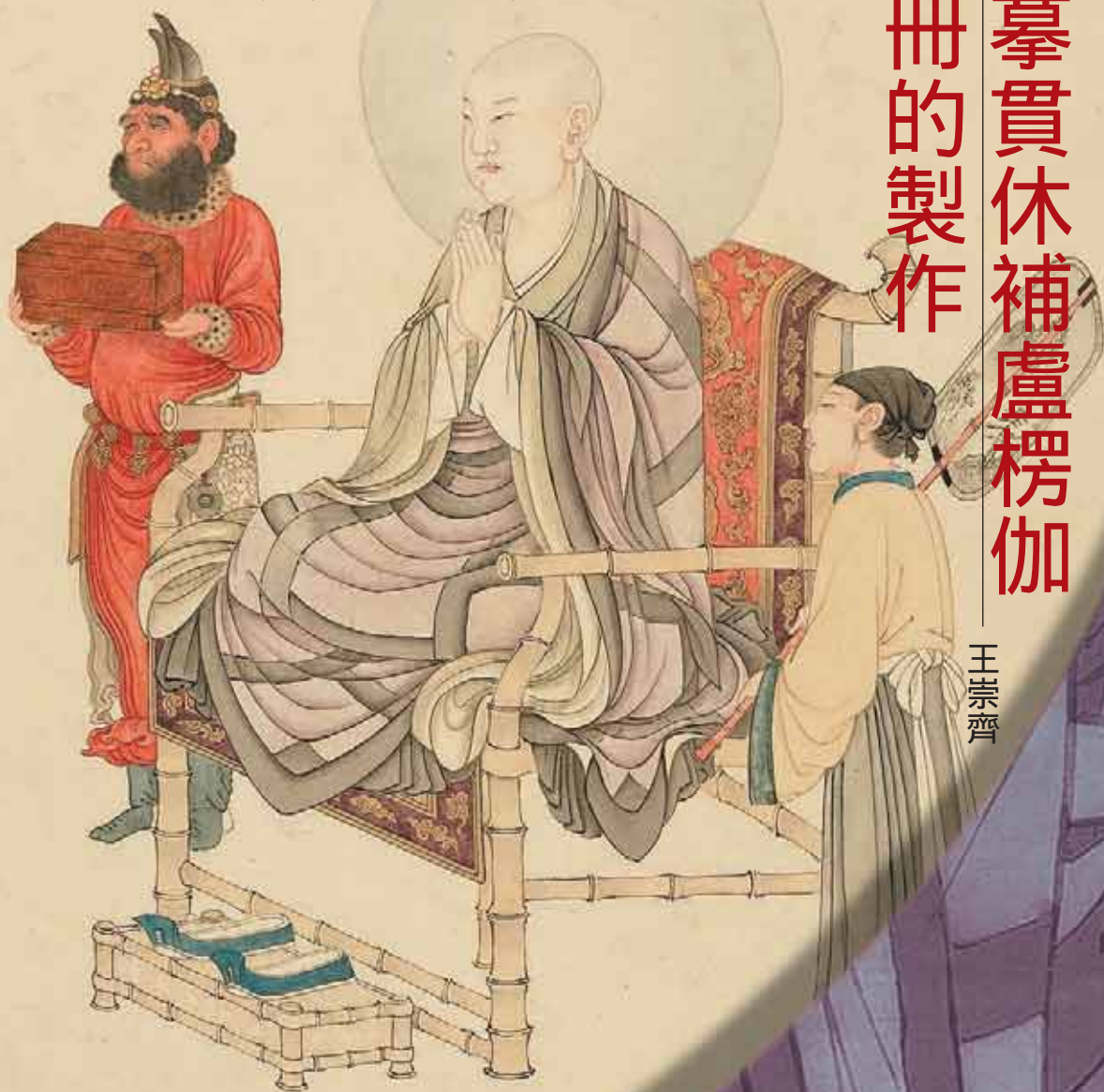


清代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冊的製作

王宗齊

清代乾隆朝的宮廷畫家莊豫德，繪有〈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冊一套，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從封面上的題名，望文生義，可很快掌握其製作概況：即莊豫德取摹貫休畫作，以補完盧楞伽畫作的缺損。莊豫德所補完的盧楞伽畫作，即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盧楞伽〈六尊者〉像冊。可惜的是，莊豫德所摹學的貫休畫作，已不存於世，似乎難以窺知其樣貌。然而，透過文獻和院藏其他畫作的考察，不僅能體驗這段製作歷程，甚至能推敲、重建出貫休畫作的樣貌。欣賞畫作，又兼知其製作脈絡，別具一番深入的樂趣。



從盧楞伽的畫作開始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羅漢圖冊中，有一套成於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的圖冊，是清高宗命宮廷畫家莊豫德所繪。圖冊的封面，有著長達十一字的隸書題名：「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一，典藏號：故畫三三九二）。從題名看來，這不只是件單純繪寫羅漢的畫作，莊豫德該圖冊的繪製，還涉及了貫休、盧楞伽二人的畫作，這不禁讓人好奇，莊豫德此作，是「摹」了哪一幅貫休畫作，又是「補」了哪一件盧楞



圖一 清乾隆 莊豫德 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伽作品呢？或者更進一步問，貫休畫作和盧楞伽作品的關係為何？如果兩件畫作的風格、樣貌並不相近，那又是怎樣去「摹貫休、補盧楞伽」呢？事情的開始，得從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傳〉唐 盧楞伽〈六尊者〉（圖二）像冊談起。盧楞伽〈六尊者〉像冊，是以羅漢為繪寫對象，每頁羅漢一名，皆為坐姿。羅漢身邊，或見有侍從、弟子、胡人等伴隨人物。因全冊六頁，計繪羅漢六名，故稱〈六尊者〉像冊。清代乾隆皇帝見到這套圖冊時，就已如今見之樣貌，圖冊內只有羅漢六尊。根據《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的記載，可知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左右，（註一）清高宗不但為〈六尊者〉像冊題寫引首，還將自己所寫的心經與識語裱嵌其中：「旨：『盧楞伽〈六尊者〉冊頁一冊、御筆藏經紙心經一張、御筆大字一張、御筆識語一張、于敏中羅漢贊一張，挖嵌前後副頁換表（裱） 欽此。』」（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如意館）清高宗所題寫的識語內容，可見於《御製文集》

二集卷四十一：

盧楞伽畫冊六頁，相好各具，初未詳其名目，因詢之章嘉，復證以貫休〈十八應真〉畫軸，不但降龍、伏虎適肖神通，即其餘結相供具，亦髣髴印合，蓋畫本十八，茲僅存其三之一。

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初閱此作，亦不知這六位羅漢的尊名，但認真的清高宗不但詢問了章嘉國師，還查索藏於內府的「貫休〈十八應真〉畫軸」，複檢所得資訊的可信度。最後分別將這六位尊者判定為第三、第八、第十一、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羅漢，所以，畫上不但有紅字書寫的藏文羅漢尊名，還見有乾隆皇帝在其上親書的羅漢尊名與次序（圖二）。

然而，當乾隆皇帝複檢在章嘉國師處所得的資訊時，為什麼要參考「貫休」的〈十八應真〉畫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回到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之際，根據《清高宗御製文集》初集卷二十八〈十六羅漢



圖三 莊豫德 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第三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盧楞伽 六尊者 像冊 第三尊者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兩宋繪畫人物風俗》，香港商務，2005）

贊》所載（註二），那時的清高宗對羅漢到底是十六位、亦或是十八位成群為組產生過疑問。經綜合各種資訊，他推定羅漢成組的數目「自當以十六為正」，而非十八位羅漢成組。後來又因取閱內府收藏的一套貫休羅漢畫軸，乾隆皇帝對羅漢成群為組數目的問題，有了新的看法：

今重閱《秘殿珠林》貫休羅漢像十幀，其八並列二像，與前所定數悉合。其二像各一，則世所為降龍伏虎者也。始覽而疑之。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原別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以具大神通力，故亦得阿羅漢名。（《清高宗御製文集》初集卷二十八）

由於這套貫休畫軸是讓他改變認知、想法的重要作品，使得乾隆皇帝思考盧楞伽《六尊者》像冊的相關資訊時，才會取貫休畫作來參考。再加上《六尊者》像冊與貫休畫作中羅漢「結相供具，亦髻髯印合」，乾隆皇帝才得以確認他所得到的資訊，並認為這是一套原本繪有十八羅漢，如今「僅存其三之一」之作。對於這套不全的作品，乾隆皇帝有著樂觀的期待，他在《六尊者》像冊的題識上說：

昔西湖烟霞洞有石刻羅漢六尊，吳越王時因夢訪求，為別刻十二以符靈跡。神物所在，合有天龍護持，他日或為煙霞

之合，亦未可知也。但事情顯然未能如清高宗所願，其他十二幅羅漢冊頁，一直沒有出現。而乾隆皇帝接著所採取的作為，才促使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冊的產生。

從文獻看莊豫德的「摹」貫休

到了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距離題識盧楞伽《六尊者》像冊的乾隆三十年，已過了漫長的二十年，清高宗或許放棄對珠還合浦的期待，也或許二十年前他在跋語中寫下的「昔西湖烟霞洞有石刻羅漢六尊，吳越王時因夢訪求，為別刻十二以符靈跡」，給了他啟發。乾隆皇帝決定依照跋中所言吳越王故事有所作為，便命令莊豫德補齊、重繪前述的盧楞伽《六尊者》像冊，同年《活計檔》記載了相關的製作細節，而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冊就是執行清高宗命令後的成果：

懋勤殿交盧楞伽畫《六尊者像》冊頁六開，傳旨：「交莊豫德仿畫，欽此。」於二月

十五日總管呂進忠交貫休畫十八羅漢掛軸八軸，乾清宮已入。傳旨：「掛軸內挑出羅漢畫十二幅，歸入盧楞伽畫冊頁《羅漢》六幅成十八尊一份，交姚文翰、莊豫德照盧楞伽畫冊頁樣起稿呈覽，準時照畫得樣冊頁，欽此。」（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如意館）

莊豫德所繪製的十八羅漢中，其中六尊羅漢的圖樣來自盧楞伽《六尊者》，也就是第三、第八、第十一、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尊者。將兩套羅漢畫並觀，無論是人物、表情、供具，乃至細部的花紋，莊豫德所繪都儘可能保留盧楞伽《六尊者》的樣貌，只在顏色鮮豔度上有所差異（圖二、圖三）。另一方面，莊豫德所參考的貫休畫作，是「乾清宮已入」，顯示該套畫作應收於《秘殿珠林初編》中；又因為清高宗改變羅漢成群為組人數認知契機，是乾隆皇帝「重閱《秘殿珠林》貫休羅漢像十幀」所引發，表示他所參考的畫作也是原錄於《秘殿珠林初編》之物。據此，翻

查《秘殿珠林初編》，只有卷十二所載原儲乾清宮的唐僧貫休畫《羅漢畫》為多件一套，其餘皆是單件畫作。所以，莊豫德摹「補」盧楞伽《六尊者》時參考的貫休畫作，就是十軸成套的貫休畫作，且其中八軸皆繪羅漢二人，只有第十七、十八羅漢一人一軸。而《活計檔》之所以稱「八軸」，是因為盧楞伽《六尊者》畫作中已有第十七、十八羅漢，故前舉十軸中，分別繪寫十七、十八羅漢的兩軸，自然不必取出讓莊豫德參考。

然而，莊豫德之「摹」貫休《十八應真》圖軸，是否如摹寫盧楞伽《六尊者》那樣亦步亦趨呢？因為貫休《十八應真》圖軸不見於今，似乎無法進一步推求。特別是貫休《十八應真》圖的樣式為軸，而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為冊頁，一為直向構圖，另一圖式則橫向發展，莊豫德摹取貫休圖軸時，如何取捨調整，也讓人好奇。由於乾隆皇帝在貫休《十八應真》圖軸與莊豫德畫作之上，皆有贊語，透過贊語



圖五 莊豫德 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第十三尊者（上）、第十四尊者（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莊豫德 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第十二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比對，或許會獲得一些初步資訊，同時，也從文獻上看出兩者關連的程度，以佐證前述的推論。首先，比對第十二尊者的贊語狀況，乾隆皇帝在莊豫德畫作的贊語中提及：「數珠百八，雙手數之」（圖四），於貫休畫作上則言：「念珠在手，誦佛於口」，可見這些法器、供具，莊豫德可能都照樣描摹而未加變動，同樣的狀況也見於第七尊者：「擎鉢進步，如是優遊」、「手托鍵□」（此云淺鐵鉢），盛食及水」；第十三尊者：「一而不執律，如意在手」、「如意拄剎睥面盎背」（圖五）；第十四尊者：「塔寓佛身、擎之以手」、「手擎罕堵、高不滿尺」（圖五）。其中，第十四尊者的狀況值得注意，在莊豫德所繪第十四尊者畫面左下，有一童子跪地，當爐吹助火勢，專注於烹煮茶水（圖五）。這一畫面細節，並未被乾隆皇帝寫入莊豫德畫作的贊語，但他讚詠貫休所繪第十四尊者時，則有：「奚童烹茶，乃如不聞」字句，顯示莊豫德摹繪貫休畫作時，不只注意到羅漢本身，就是羅漢身邊

的伴隨人物、場景，都被摹入畫中。但觀察第十三尊者的狀況，則稍微讓人感到不安。因為乾隆皇帝對貫休所繪第十三尊者贊語云：「綠芭幾葉，覓心則空」，然莊豫德繪作之上，卻未見到芭蕉蹤跡（圖五），顯然莊豫德之摹寫貫休畫作，並未如摹寫盧楞伽（六尊者）那樣亦步亦趨。所以，要瞭解莊豫德對貫休畫作的摹寫狀況，除了文獻之外，還需要其他的資料。

追索莊豫德所「摹」貫休畫作的樣貌

前節雖已透過文獻討論莊豫德對貫休畫作的摹寫，但因莊豫德所仿學的貫休畫作已不知所蹤，要進一步了解、討論相關狀況，實在有所困難。所幸乾隆皇帝對於製作繪畫複本，乃至於跨材質複製同式物品的作為，似乎有著濃厚的興趣，就是前引的《活計檔》也顯示，乾隆皇帝同時命令了莊豫德與姚文翰去「摹貫休補盧楞伽」，雖然姚文翰畫作不知是否仍存於世，但若能找到其他摹寫貫休的畫

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在第一、第二尊者畫作物象的描繪上，莊徐二人所繪皆滿布畫紙，並無繁簡之別，且物象重複性相當高，可推定兩人在摹寫貫休所繪第一、二尊者軸時，都完全

轉摹了其上物象，才使得異時摹寫的作品，呈現如此高的相似度。據此，幾乎可以完全復原貫休所繪羅漢第一軸的樣貌。

然而，莊豫德、徐揚繁簡不同



圖七 莊豫德 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第五尊者（上）、第六尊者（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描繪，何者較接近貫休畫作呢？考慮兩人在不同時空下，分別對同樣的畫作做仿摹。那麼，畫作中細節較多者，應該較為接近母本。由此看來，背景空白的莊豫德畫作，顯然是較不接近貫休畫作的一方。但再仔細比對，就會發現莊豫德畫作中，有多位羅漢的伴隨人物，皆不見於徐揚所繪。如莊豫德所繪第九尊者，畫面左下有一手持滿盛木炭器具的童僕（圖十）；第七、第十尊者（圖十一），身旁皆有挑擔人物，這些都未見徐揚畫作中，則莊豫德所繪人物較「多」，反而是較接近貫休畫作的一方了。因此，只有深入檢驗雙方所「多」出來的部分，是不是原屬於貫休畫作中的物象，才能解決這一困境。首先就莊豫德所繪，對照乾隆皇帝贊詠貫休畫作的句子，莊豫德畫作中所「多」出者，均未見貫休贊語。另一方面，徐揚畫作所「多」出的背景圖樣，可以在乾隆皇帝對貫休畫的贊語中尋得相關描述：像是徐揚所繪端坐於岩洞內的第三尊者（圖十一），在乾隆皇帝對貫休畫作第三尊者的贊語便有：

作，將之與莊豫德所繪交叉比對，或許就可以追索貫休畫作的樣貌，得知莊豫德如何「摹貫休補盧楞伽」，進一步了解他如何製作這一套「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冊。以下，便嘗試追索莊豫德取法的貫休畫作原貌。

首先，搜尋與貫休相關之羅漢畫作，發現院藏有清代乾隆時期宮廷畫家徐揚所繪羅漢圖像，其八軸成套，每軸各畫羅漢二位，合為十六羅漢畫組，名為〈仿貫休十六羅漢〉。取與莊豫德所繪相對，乍看之下，兩者的形式與畫中物象布排雖然不盡相同，

繁簡程度相去有間，但兩套畫作中的多位羅漢面貌形象，卻是非常相似。舉例來說，徐揚畫作中的第五羅漢頂禿眉白，頭部微側，左手持杖，右手掌心向上的形貌姿態（圖六），與莊豫德所繪的第四尊者全然相同；第六羅漢一手持念珠、一手前舒，頷首欲語的姿態神情，徐揚與莊豫德所繪幾無二致（圖七）。所以，就這些面貌與姿態的相似程度看來，莊豫德、徐揚所仿摹的對象，應該是同套貫休畫作，否則，莊徐二人異時對不同畫作的各自仿摹，怎麼可能出現如此多位面容、姿態均相同的羅漢呢？而這一



圖六 徐揚 仿貫休十六羅漢 第五尊者（上）、第六尊者（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莊豫德 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第一尊者（上）、第二尊者（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徐揚 仿貫休十六羅漢 第一尊者（上）、第二尊者（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嵌巖宴坐」；又如前舉第十三尊者
的狀況，貫休此幅清高宗贊云：「綠
芭幾葉，覓心則空」，莊豫德所繪是
幅未見任何植物（圖五），但在徐揚
所繪第十三羅漢右上方，舒展的蕉葉
正綠意盎然（圖十二）。所以，徐揚
對於貫休畫作描寫的忠實程度，顯然
勝過莊豫德。而今已難覓蹤跡的貫休
畫作，也可經由徐揚此作，來追想、
復原其樣貌。附帶一提，藏於日本京
都國立博物館的元人（羅漢圖）軸
（圖十三），圖像甚為接近徐揚所繪，
又畫中五人一組、敷色鮮麗，以及較
具戲劇性場景的特色，與林庭珪、周

季常的〈五百羅漢圖〉類似，或許，
乾隆皇帝認定的貫休圖作，其實與這
些林、周等職業畫家同一系譜吧。

結語

經由上述的考察，可知徐揚模
仿貫休所成的畫作，相當接近貫休
原貌，要觀察莊豫德如何摹寫貫些畫
作，徐揚所繪可作為參照。一經對
比，便知莊豫德製作這套畫作時，是
以盧楞伽（六尊者）為主，先亦步亦
趨地就其物象與相對布置加以摹寫，
接著，取摹貫休所繪羅漢圖軸。由於
盧楞伽（六尊者）的背景繪寫較為簡

單，多做空白處理，描繪重點在羅漢
以及他身邊的人物，所以，莊豫德在
摹寫貫休畫作時，便捨去了這些背景
描繪。而且，他還創造了第七、第十
尊者身旁的挑擔人物（圖十），來彌
補貫休原作上未見羅漢伴隨人物的
「遺憾」。同時，第九羅漢圖中最左
的童僕，正呼應著羅漢引線補袖，事
畢將熨平衣物的氣氛；而第十三羅漢
圖中手提白瓷壺的童子，若與第十四
羅漢圖中專心吹火烹茶者並觀（圖
五），便知這位多出來的提壺童子，
實連結第十三、十四羅漢圖，使得第
十三羅漢，也有機會享用第十四羅漢



圖十三 元 羅漢圖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中國羅漢圖》，湖南美術，2000)



圖十二 徐揚 仿貫休十六羅漢 第十三尊者
(上) 第十四尊者(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徐揚 仿貫休十六羅漢 第三尊者(上)、
第四尊者(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莊豫德 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第九尊者(上)、第十尊者(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釋

- 筆者未能尋得盧楞伽 六尊者 像冊全卷圖像，根據《晉唐兩宋繪畫·人物風俗》一書，盧楞伽 六尊者 圖冊題跋有「丙戌仲春二月朔清乾隆及于敏中題跋二頁」，丙戌為乾隆三十一年，似與《活計檔》記錄有所出入，今暫以《活計檔》所載為準。文見《晉唐兩宋繪畫·人物風俗》，香港：香港商務，2005，頁74。
- 乾隆皇帝在此題贊的對象，應為丁觀鵬所繪之羅漢，圖版可參見何芳，乾隆朝清宮十八羅漢唐卡名相解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4期，頁51。

參考書目；

- 《羅漢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故宮書畫圖錄》（十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故宮書畫圖錄》（二十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

圖中飄散出的茶香。所以，莊豫德結合了忠實摹寫、部分選摹，再加上個人創意的增添，以期製作出偏向盧楞伽（六尊者）風格調性的「摹」貫休畫作，完成了今日所見的《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冊。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數位典藏計畫助理